



山林深处

冯育楠

HANLINSHENCHU

山 林 深 处

冯 育 楠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一部反映地质战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一支稀有金属勘探队，顶住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战斗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见的地方，为祖国寻找铀矿、设计先进的探矿仪器，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作品通过对这场斗争较为深入、细致地描写，塑造了地质队员丁玉霄、梁雅倩等感人的形象，对那里的山川河流，自然景物也有生动的描绘。

山 林 深 处

冯 育 楠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 3/4 插页2 字数30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书号：10151·509

定价：1.07元

目 次

一	山林行.....	1
二	愤怒吐真情.....	15
三	勘探者日记之一.....	24
四	勘探者日记之二.....	36
五	勘探者日记之三.....	47
六	在高高的山岭上.....	58
七	这里是铁煞岭.....	66
八	疾风知劲草.....	83
九	一个工程师的心里话.....	97
十	反抗的怒火.....	110
十一	风云凝聚.....	126
十二	峡谷探宝人.....	140
十三	正义与阴谋.....	155
十四	彷徨.....	166
十五	仇恨的铁拳.....	188
十六	在徘徊的时刻.....	196
十七	一个使他们忧虑的姑娘.....	270

十八	不需要这样的自由·····	222
十九	真正的友谊·····	235
二十	生活的道路·····	247
二十一	闹山洞·····	260
二十二	于猛来到铁煞岭·····	273
二十三	山林宴·····	287
二十四	铁煞岭一夜·····	306
二十五	悬崖上·····	319
二十六	罪恶的阴谋·····	340
二十七	篝火·····	358
二十八	孤独·····	372
二十九	远方来信·····	388
三十	心情·····	400
三十一	雪山夜话·····	414
三十二	凶猛的山猪·····	427
三十三	山高情深·····	443
三十四	坐直升飞机来的人·····	452
三十五	锁不住的心声·····	465

一 山林行

探矿仪器检修技术员丁玉霄骑着马在青翠的山路上行走。

他约摸二十七、八岁，中上等身材，穿着件褪色的干干净净的劳动布勘探服上衣。他身躯挺拔，神态庄严，只是那一双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忧悒的神情。

涧水潺潺，蹄声嗒嗒，鸟语呢喃，花香阵阵，伴随着他向山野深处走去。他是赶往万花山稀有金属普查小队去工作的。

八月的山岭景色是多么壮观、美丽呵！

蜿蜒的山路两旁是树木葱郁的青峰，道两边是萋萋青草。绿草丛中山花怒放，碗口大的花朵红似火焰，一簇簇，一丛丛，争芳斗艳。花隙间彩蝶翻飞，硕大美丽的山蝴蝶，翻动着矫健的翅膀，时而从马头前掠过，带着呼呼的风声，展翅飞向远处。愈往山野深处走，风景愈加别致：苍翠的竹林旁，不时出现一眼眼清泉，泉口不过一丈方圆，但却深不见底，暗蓝色的水面亮如明镜，倒映着竹林、山花和棉絮般的白云……

丁玉霄一边望着这娇美、多姿的山野，一边听着树丛深处婉啾啼鸣的鸟语和草丛中山蛩的歌唱，俨然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他那久被压抑的心，突然变得开朗了，眼睛里忧悒的薄雾褪去了，换上了欣慰与欢乐。

他注视着插入蓝天的高峰，暗自想道：那些利用职权，搅乱了人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人，并不能使大自然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山岭依然巍峨挺立，气象万千；原野依然花红草绿，婀娜多姿。大自然在变化，世界在前进，一切都在改变之中！

此时他感到积压在心头的乌云驱散了，他充满了信心，鼓起了前进的力量。

他本来是个地质队员，雄伟的山岭，粗犷的原野哺育他成长壮大，在大自然的陶冶中，他锻炼出勇于进取的性格。他眼望山光水色，奇峰异壑，心潮澎湃，不觉忘情地说：“青山绿水呵，我发誓效仿你们的品质，风大雨急，雪压霜打也永远不改变自己的本色！”

起风了。开始时，风声瑟瑟，刹那间狂飙大作，草伏树摇，山谷回声呜呜震响。黑云象怪兽似地从山后冉冉飞起，不一会儿，就遮住了天。沉闷的雷声响了，电光闪动，浓厚的云团压住了山谷……

丁玉霄估计了一下距离，这里离万花山稀有金属普查小队最少还有十里路程。他策马飞奔，跑了没几里地，头顶上“咔嚓”一声霹雷爆炸，暴雨倾盆而下。他穿上雨衣，鞭杆似的雨柱抽得他生疼，风雨击得他喘不过气来。抬头四望，风卷着雨，雨推着风，在山野肆虐喧闹。山岭上湍急的激流

往山路上倾灌，不到几分钟时间，宁静幽美的山野，顿时变成了一个水花翻卷的世界。天阴得象黑夜似的，道路看不清了，指路的山岭标志看不见了，他迷路了。

在这风雨猖獗的万山丛中，在这野兽时常出没的地方，怎么找到从未去过的普查小队的宿营地呵？要知道在暴风雨天，光凭一张路线图是无法找到目的地的！

突然，前面高高的山头上，一盏明灯刺破茫茫雨幕，射出耀目的亮光。有灯就有人，走，他策马径直向着灯光驰去。

要不是有这盏明灯引路，他真有连人带马误陷峡谷的可能；峡谷中山洪暴发，你就是钢人铁马，也会被冲个粉身碎骨。

当他迎风冒雨到达山顶时，才发现山峰之颠，挺立着一个身穿雨衣的人，他手举着一盏银光闪闪的防雨避雷电池灯，傲然屹立在狂风暴雨中，宛如一尊威武庄严的石像。

这个勇敢无畏的举灯人，真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好汉。丁玉霄怀着激动、尊敬的心情牵着马向举灯人走去。

走近了，他才看清，举灯人竟是个苗条秀丽的年青姑娘！虽然到处都有挺拔的松树，因风狂雨暴，看来，她并不准备把灯挂在树上。

姑娘看见来人，把手屈成喇叭形喊道：“同志，向左转，那边有我们的帐篷！”

姑娘的口气温和而又坚定，雨帽下一双眼睛射出刚毅的光芒。丁玉霄按着她的指点向左边转去。走了不到几百公尺，就见一个平缓的山坡上，雁翅般地排列着几个帐篷。

丁玉霄刚走近中间那个帐篷，一个老汉就迎了出来。他

们进了帐篷之后，老汉递给他一块干毛巾，叫他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披上雨衣走了出去。

趁此机会，他打量了一下这个足有十五平方米的帐篷：正中点着一盏电石灯，四周是行军床，壁上挂着猎枪，还有一张彩色山岭地质图。正中间有一张用木箱组成的桌子，桌上放着罗盘、探矿仪，……

从风雨中走进这间温暖的帐篷，丁玉霄感到象进了家似的亲切。这里就是他今后工作的地方，他愿意在这里有个崭新的开始。

他刚脱掉雨衣，换下湿衣服，老汉提着个暖水瓶进来，倒了一杯冒着热气的红糖姜水，笑模悠悠地对他说：“小伙子，喝碗姜糖水赶赶寒气吧，风雨可真猛呵！”

他约摸五十来岁年纪，身体很健壮，象棵老橡树似地，人也很爽快，没等丁玉霄问，他就自我介绍说，他叫胡老厚，是普查队的山地工人兼管理员。队员们都上山工作去了，就他一人在家。当丁玉霄问他山上举灯的那个姑娘是什么人时，他赞叹地说：“她叫梁雅倩，是我们这个队的队长。今天有台仪器出毛病了，她在家检修。暴风雨一来，她就拿灯上山去了。风雨天，进山工作的人容易迷路，还会掉到峡谷里去呢，有盏灯就有了方向。”

丁玉霄现在明白了，梁雅倩还继续留在山上的原因。

胡老厚热情地欢迎丁玉霄的到来，他笑呵呵地说：“早听人们呛呛，说小队要来个技术员。我原以为技术员嘛，一定有点文弱，可一见你，我就放心了，结实的象棵紫檀树，冒着暴雨进山，你还这么乐呵呵的，嘿，好样的！”

丁玉霄诚恳地说：“老胡大伯，我本来也是个勘探队员嘛！”

老胡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咱们更是一家人喽！勘探队员都是些直来直去的人，性子比花岗岩还硬。可有一宗，‘老胡大伯’这个称呼我可不喜欢听，大伙都叫我‘老胡头’，小梁叫我老胡师傅，你瞧着办吧，叫我啥都行。”

丁玉霄很喜欢老胡那爽朗的性格。爽朗的人，往往是心地纯洁的人。他讨厌那种藏头露尾，云山雾罩的人，直截了当才好呢。

他颇有感触地说：“老胡师傅，同志之间就象河里的浪头，应该互相推着前进啊！”

老胡一拍巴掌，说：“对，这话在理儿，小梁也说过这样的话。甭看小梁是个队长，性子比山里的钻天杨还直溜，你处长了就会知道。哈哈！小丁，我做饭去，过油孢子肉，大米饭，保你满意。哈哈……”

丁玉霄发现桌子上那台探矿仪已经卸开了盖，还放着电表、试电笔、改锥，看来有人正在修理。职务上的习惯，他立刻动手检查起仪器的毛病，很快便沉浸在专心致志的工作之中了。

风雨停息，梁雅倩从灯塔山上走回宿营地。当她听说来人就是技术员丁玉霄时，不由皱了下眉头。一个礼拜前，她接到大队办公室一封来函说：经领导研究，为了帮助大队修理室技术员丁玉霄纠正错误，改造其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下放你普查小队锻炼。信上对丁玉霄的鉴定是：该人目无组织，自由散漫，思想不开展，资产阶级世界观极为严重，

一心想成名成家，对批林批孔运动抱抵触情绪，……总之，这封信把丁玉霄说得一无是处，让普查小队对他加强思想教育，并责令其每半月交一份思想汇报，上转地质大队……

梁雅倩接到这样一封来函，心里一直很不痛快。他们小队急需一名物探技术员，曾多次给大队党委、局党委写申请报告，可是为什么却派来这么一名技术员呢？他是担任技术工作来的，还是劳动改造来的？这个一心想成名成家、光钻研业务不问政治的人，既然目无组织，为人自然孤僻、傲慢，他来小队会接受指挥吗？唉，原想来个得力的帮手，却盼来这么一个包袱，日后工作可怎么开展？梁雅倩怀着这种闷闷不乐的心情，走进了帐篷。

她看到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的青年人，正在修理他没修完的那台探矿仪。他一手拿着改锥，一手正调节探矿仪的开关，低垂着头，认真地检查着操纵箱里的电子线路。他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长圆脸，在他那略显苍白的脸上，两条上挑的眉毛弯月似的，黑得闪亮。他听到脚步声，抬起眼来扫了梁雅倩一下，但象电弧似地一闪立刻垂下眼帘又摆弄起探矿仪来。

梁雅倩本来心情就别扭，再见到丁玉霄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态，火气一下拱上了脑门，这哪象一个犯错误下放劳动的技术员呵，倒象一个特意请来的专家。

丁玉霄迅速把仪器修好了，他熟练地拧上仪器操纵箱上最后一个螺丝。他多年来检修仪器养成的习惯，在关键时刻，绝不能打断思路，影响工作。一个优秀的仪器检修员必须在工作告一段落才可以让思想放松一下。他现在轻舒了口气，

抬起头来，端详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青年姑娘，她穿着一件草绿色的雨衣，雨帽摘掉了，露出了锦缎般的黑发；她的面色是嫣红的，充满朝气，象一朵盛开的山丹花；她的眼睛又明又亮，这使丁玉霄想起了深邃透亮的山泉。她身上带着股超群的秀气，但秀雅中又流露出漂亮姑娘身上难见到的刚毅。她亭亭玉立。在她身后帐篷门外，雨过天晴，苍翠欲滴的山峰上，浮上一道美丽的彩虹，她就似乎从彩虹中突然来到他的面前，连帐篷也变得明亮了起来。

丁玉霄注视着她，点了点头，指着那台修好的仪器，笑着说：“这种仪器落伍了。早该进博物馆了。”

丁玉霄讲的是实话。他刚修好的那台六十年代初期的产品，无论性能、质量、体积，全远远落到电子仪器飞跃发展时代的后面，他认为早应该用新型探矿仪来取代这种陈旧的仪器了。

可是，梁雅倩却误解了丁玉霄的意思，大队办公室的那封来函在她头脑中也起了作用。还有，前天她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们小队参加地质系统工代会成立大会代表甘聚杰写来的。甘聚杰在信上写道，丁玉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轻视工农，拜倒在反动学术权威脚下，对这种人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翘尾巴，成为害群之马……一封公函，一封私信，全是对准丁玉霄的。现在丁玉霄开口又讲了这么句不三不四的话，梁雅倩误认为是嘲弄，她再也压不住火了。她想：初次见面，就如此傲慢，往后还不知怎么翘尾巴呢！

必须打打这个下放技术员的傲劲儿！

梁雅倩往前迈了一步，提高声调问道：

“你是叫丁玉霄吧？”

“嗯。”

“谁批准你私自修理探矿仪的？难道你不懂一般人没经批准不许私自检修探矿仪这条规矩吗？”

丁玉霄看着这副冷若冰霜的面孔，赶紧小声解释道：
“我是个仪器修理员……”

“丁玉霄同志，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你到普查小队是参加劳动锻炼的！”

梁雅倩突然看到丁玉霄的脸上浮现出惊讶、痛苦、愤懑的神色，他紧咬嘴唇，颤抖着身子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真……真想不到，普查队……也是一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原以为野外队……要好些，我……我想错了……”

梁雅倩本来还准备好两句锋利的话，进一步刹刹这个傲慢无理的技术员的威风，但她的话突然顿住了。她看到丁玉霄的脸上闪出一种深不可测的绝望与痛苦。眉头紧锁在一起，眼神是那样地凝滞。她不是一个惯于滥用权力的人。当她见到他茫然失措，愤懑悲伤，不可自制的神态时，猛然清醒过来，放缓语气，转变话题，说：“那么，你刚来，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她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赶忙走出了帐篷。

从此，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界墙。

丁玉霄来小队之后，每天上山普查找矿，早出晚归，工作异常认真。同志们都担心他乍来普查小队身体吃不消，可

他默默地工作着，天天都超额完成普查任务，几乎每天都在暮色沉沉时，才最后从深山里归来。梁雅倩看过他的普查记录，工整而又详尽，无论是岩石结构、矿体强度、矿脉的走向倾向，他都记得异常清楚。

作为普查小队队长的梁雅倩，心里明白，他在这万山丛中，爬山涉水，迎风冒雨，要做到篇篇记录都这样完整无误，该需要多大的毅力，付出多么艰苦的劳动呵！

有一次，胡老厚问她：“小梁，丁玉霄是个好小伙子，象这样工作扎实，钻研业务的技术员，为什么不让他干本行的工作呢？我看他老躲着你，小梁呵，这是怎么回事？”

胡老厚朴实的问话，让她怎么回答呢？

她发现丁玉霄爱独自一人找一块僻静的地方坐着，望着山野落霞出神，老半天一动不动，显得心事重重。而且她还发现，深夜里丁玉霄常常爱走进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帐篷，膝盖上放着个厚厚的笔记本，专心地写着什么。在咝咝响着的电石灯下，他一会儿停笔沉思，一会儿眉头紧锁。他这是写什么呢？他每天上山找矿，夜晚睡得很迟，这样下去，身体吃得消吗？

她的职责一直催她去打开丁玉霄的心灵世界，但每当他俩在一起时，他总是垂下眼皮，缄默无言，把心灵大门关得紧紧的。梁雅倩既生自己的气，也生他的气，难道就因为乍见面时那几句伤人的话，他就这样永远对她“敬而远之”了吗？

尤其令她气愤的是，当她根据大队指示，每半月让他写一份思想汇报时，他默默地点下头，翕动着嘴唇说：“是，

梁队长。”

“是，梁队长。”这几个字声音非常低微，可是多么刺伤梁雅倩的心呵！她从这几个字里，听出了嘲弄、反抗，但又极度悲愤的心声。他那又黑又亮的眼中射出冷淡而严峻的光芒，迷茫、惋惜、痛心；这眼光好象在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姑娘也要这样对待我？”

第二天清早，他就交给她一份思想汇报。她怀着探索一个人心灵秘密的心理，立即打开了那份思想汇报，只见上面工笔正楷写着：

下放劳动第一次思想汇报：

脚踏青山志更坚，

面迎风雨探宝山，

山鹰何惧云雾重，

搏击长空冲霄天。

梁雅倩把这份“思想汇报”看了三遍。这叫什么思想汇报呵？象这样的思想汇报交上去，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她立即去找他。

丁玉霄背起探矿仪，正准备上山，在一棵挺拔的古松下，梁雅倩拦住了他。

她指着那份“思想汇报”问：“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丁玉霄望着前面云雾缭绕的大山，郑重其事地答道：

“不，全是我的心里话。”

“你就……不考虑一下……”

他转过脸来，眼睛里闪着嘲笑火花，望着梁雅倩冷冷

地一笑：“你是说，让我考虑一下后果，对不？谢谢。可是，我不能干违心的事。请转交大队吧，反正……”他猛挥了一下手，打断自己的话，迈开大步，向着前面的山岭走去。

二十天后，丁玉霄在山上发现了一处很有价值的矿石异常点。按照规定，普查队员发现矿石异常点后，必须经由队长鉴定，才能确定下一步是否进行详查。

那天恰好是个月夜，梁雅倩随丁玉霄上山检查矿点了。

当他们来到一块滚石后，往矿点异常处一望，只见那里卧着一只黑古隆冬的大狗熊。他俩赶忙隐蔽起来。

他们原想等黑熊走后，再去探测那个矿点，可谁知那个不知好歹的黑熊却抱头大睡起来，山野里响起它那雷鸣般的鼾声。

梁雅倩急坏了，明天小队计划搬到新区域去普查，假若这个矿点有价值的话，就必须根据异常点的位置、岩石走向、倾向作出新的决定来。可谁知这只讨厌的黑熊竟睡起来没有完。她看了丁玉霄一眼，月光下，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直盯着那头猛兽，丝毫没有惊恐畏惧的表情。他似乎比她更加焦虑，不时地皱起浓黑眉头，望望夜空追逐云团的明月。他俩足足等了有两个小时，但那只大熊依然鼾然大睡。突然，丁玉霄站起身来，黑眉高挑，双目睁圆，挥舞着地质锤，敲打着水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嘴里高喊“哦——哦——”，勇猛地冲向黑熊。

那只沉睡的黑熊被惊醒了。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睁大两只惊恐的眼睛，望了望猛扑过来的人，惊慌失措地跳起身来扭头就跑，刹那间就跑了个无影无踪。

梁雅倩由衷地赞叹道：“你真有胆量！”

丁玉霄依然沉默着，没有说话。

他们测完矿点，踏着如银的月色归来。途中，明月当空，远山近岭呈淡蓝色，人如行走在画境中。梁雅倩望着沐浴在月光中的千山百岭，思潮汹涌。她与丁玉霄相处二十多天，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闪光的品质，这个人正直不阿，刚强坚韧，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尤其这次为了及时检测矿点，他勇敢地冲向黑熊的大无畏精神，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大队办公室却给他写来了那么一份鉴定？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她是多么想和丁玉霄谈谈呵。可是这个人太内敛了，他在她面前总是沉默寡言，就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依然和她一前一后默默地走着。她能听见他那均匀的呼吸声与登山靴踏着山路有节奏的“咔咔”声。要知道他发现的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矿点，而且是在赶走一头凶猛的黑熊的情况下检测确定的呵，难道他就不激动，不喜悦？为什么还是那样缄默，不流露半点儿感情？是不是这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还对她那句唐突的话耿耿于怀？

柔和的山风吹着，送来了涧水的潺潺声，林涛滚动声，夜鸟惊飞声……梁雅倩望着他那拘谨的神态，轻轻笑了笑，问：“小丁同志，你为什么老是疏远我？”

“这……大约是性格关系吧……”

“可是，你对胡老厚和别的同志却不是这个样子。”